

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所见锡尔河的汉文名称

[日]高田时雄(复旦大学)撰

尤小羽(中山大学)译 王 丁(上海外国语大学)校

今天的锡尔河(Syr Darya),在古代史料中有种种不同的名字。^①古代希腊、罗马作家称之为Yaksartes,婆罗钵文里的Yakhšārt无疑跟这个希腊语词形有关。古突厥碑铭中,它的名字是Yenčü ügüz。阿拉伯文献中,它叫Sayhun或Sihun,更晚时代阿拉伯跟波斯语史料中的Khojend河,是根据河畔的名城来指称这条河本身。

历代汉文史料中均记载有跟以上词形相对应的词。药杀水(Yaksartes)一名,见于杜佑《通典》对“石国”(今塔什干)的描述^②,同时期史籍《北史》^③、《隋书》^④、《新唐书》^⑤记载类同。《新唐书》同时引述了锡尔河上游的名字:真珠河和质河(质,中古汉语音 *tšir)。真珠河一名,极有可能是由突厥语Yenčü ügüz翻译而来,指今天的纳林河(Narin River)。质河即是今天的锡尔河。《新唐书》此项内容当来自杜环,他于751年怛罗斯一役中被俘,其间游历中亚、西亚凡12年,终经海路返归中土。杜环所著《经行记》今已散佚,仅在《通典》中保留一小部分。^⑥Sayhun / Sihun未出现在汉文史料中。^⑦此外,《明史》^⑧中的火站一词指称Khojend河,显然抄自陈诚的《西域番国志》。Khojend河的蒙古语形式Khojend-muren,汉文转写为霍阐没鞑,见于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,1221年,丘处机曾前往大雪山(兴都库什)附近的成吉思汗行营,在那里得到成吉思汗的接见。

在此需要提出的是叶河,这是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为锡尔河记下的一个特殊词形,这是汉文史料中所见Syr Darya的最古名称,但在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却作“叶叶河”。^⑨此种差别值得深究:究竟哪个写法是玄奘原始记录的词呢,叶河还是叶叶河?学者们对此问题久有考辨。为了进一步详考名称,确定本来的写法是很有必要的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这条河出现了两次,一次出现在

① 参见标准参考书,如Pauly-Wissowa, *Real-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* [Bd. IX, 1181-1189 Iaxartes 条(A. Hermann 撰写)及 *Encyclopedia of Islam*, New Edition, vol. IX, pp.659-660, Syr Darya 条(W. Barthold-[C.E. Bosworth] 撰写)]。

②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“石国”条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5275页。

③ 《北史》卷九七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3235页。

④ 《隋书》卷八三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1850页。

⑤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等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6246页。

⑥ 《经行记》有数种校本,如王国维:《古行记校录》,收入1928年《海宁王忠愍公遗书》;张一纯:《经行记笺注》(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》)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。

⑦ 陈诚于1412年受永乐帝派遣出使帖木儿,在其撰写的《西域行程记》中记下“一浑河”的名字。这个名字也许是专名,也许是泛称“水色浑浊的河流”。考以上下文,该河应系Syr Darya。因此这个汉名或系Sayhun / Sihun的转写形式,亦未可知。参见陈诚:《西域行程记·西域番国志》,收入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1年,第44页。

⑧ 《明史》卷三三二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8603页。

⑨ 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二。该书前五卷由慧立于664年完成,其时距离玄奘故去不久。

石国（赭时）一节，另一次出现在窞堵利瑟那国的记述中，这两个出处，在大藏经晚期刻本中都写作叶河。兹将两段文字移录如下（标点略去）^①：

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**叶河**东西狭南北长……（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）

窞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**叶叶河**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……（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）

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相关文句有所不同^②：

赭时国（唐言石国）西临**叶叶河**

窞堵利瑟那国，国东临**叶叶河**，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

如上所言，两书截然有别，孰者为是，殊不易定。不过，日本古抄本在此有重要异文，为解决问题提供了锁钥。我们且举现存最早的兴圣寺本^③中对应语句为例：

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**叶々河々**东西狭南北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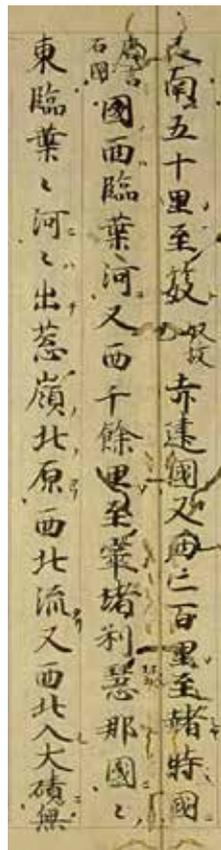
窞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**叶々河々**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……

这里涉及写本中的重文号问题。在印刷术之前的时代，重文号比现在使用得多得多。按照一般阅读常规，上述兴圣寺本引文应读作“西临叶河，叶河东西狭”及“东临叶河，叶河出葱岭北原”，而非“西临叶叶河，河东西狭”和“东临叶叶河，河出葱岭北原”。我一共查检了七种日本古抄本^④，其中四种（兴圣寺本、橘寺本、石山寺本、七寺本）使用了重文号，因此我们难以断言这两个句子如何句读。但另三种抄本，即法隆寺本、京都博物馆藏本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都抄对了（见下页表）。即使如此，两段文字中的重文号都导致易被误读。正因如此，叶叶河替代了叶河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的叶叶河也许就是抄手误解重文号而引起的讹误词形。

有一佳证可以说明这是个讹误。承元四年（1210）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抄本^⑤，其中记述窞堵利瑟那国的文句如下^⑥：

窞堵利瑟那国、东临**叶、河、**出葱岭北原西北流

写本无句读，但我们仍可放心地依据行间夹写的假名附注释读（参看右图）如下：窞堵利瑟那国（ニ至ル），国ノ东叶叶河ニ临ム，河ハ葱岭ノ北ノ原ヨリ



① 我们使用的是以高丽大藏经为底本的京都大学本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，东京：大日本图书，1911年，第20—21页。

② 大正藏，第50册，第227页下栏。

③ 有关兴圣寺本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请参见高田时雄：《现存最古大唐西域记写本》，《Itokura》，no.3，2008，第10—11页；《京都兴圣寺现存最早的〈大唐西域记〉抄本》，高启安译，《敦煌研究》2008年第2期，第47—48页。

④ 均为平安时代（794—1192）及镰仓时代（1192—1333）前期抄本。因篇幅限制本文姑不详论。

⑤ 该写本最早为松本文三郎所有，现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。

⑥ 记述石国（赭时）的一段，该写本作“叶河”而非“叶叶河”，至确。这很有意思，但因本文讨论的是重文号带来的干扰，在此姑不深论。

出テテ西北流タリ（窣堵利瑟那国，东临叶叶河。河出葱岭北原，西北而流）。带重文号的这四个字“叶、河、叶、河”，在此读作“叶叶河河”，而不是相应的常规读法“叶河叶河”。

上文对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日本写本做了讨论，我们现在对敦煌写本做检核。S.2659Va 几乎保留了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的全部内容。本文讨论的相应文句如下：

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叶河东西狭南北长……

窣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余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……

第一个句子与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对应句全同^①，这可以解释为仍是因原文中的重文号引起的误读。

基于以上古本的证据，我们似有充分理由认为，玄奘是把锡尔河叫作“叶河”的，而非“叶叶河”。

版本	赭时国	窣堵利瑟那国
高丽大藏经本	叶河	叶河叶河
兴圣寺本	叶、河、	叶、河、
橘寺本	叶、河、	叶、河、
石山寺本	叶、河、	叶、河、
七寺本	叶、河、	叶、河、
法隆寺本	叶河叶河	叶河叶河
京都国立博物馆本	叶河叶河	叶河叶河
东京国立博物馆本	叶河叶河	叶河叶河
敦煌写本	叶叶河	叶河叶河

那么，叶河的原型又是什么呢？通过玄奘的音写追溯它的当地名称并不容易。叶，在唐代有两种发音：**iäp* 和 **siäp*。据《广韵》，后一种发音仅用于河南汝州的一个县名，《集韵》多了用于姓氏的一项。总之 **siäp* 这一读音似乎仅用于某些专名。那么这一发音是否适用于我们讨论的这个词呢？托马斯·瓦特曾试过将 *she* (**siäp*) 或 *ye* (**iäp*) 解释作 *ye-ye* 或 *ye-she* 的简缩形式，据他说，这即是药杀水 (*Jaxartes*)。^② 但我们无法接受这一说法，因为如前所述，玄奘的原词不是双音节的“叶叶”，而是单音节的“叶”。

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可助确定 *she* (**siäp*) 和 *ye* (**iäp*) 这两个发音中的哪一种适用于究明转写而来的叶河这个词，两种可能都应纳入考虑。找到原名以印证音写形式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们先假定为 **iäp* 河，它的原型很可能是伊朗语（粟特语）中的 *ab*，义为“水”。这个词素见于地名 *Suiyāb* 中，在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作“素叶”。锡尔河是该地区最大的一条河，当地人便把它概称为“水”或“河”，似在情理之中。可问题在于玄奘何以使用叶这个字，而不是一个首音节不带有颞化音的更合适的字。玄奘很可能知道，素叶的叶和叶河在词源上其实是一回事。

假若我们采纳 *she* (**siäp*) 这一读音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知道，撒马尔罕遗迹胜地阿弗拉西阿卜 (*Afrāsīāb*) 这个地名，是从塔吉克语 *Parsīāb* (粟特语 *Paršvāb*) “黑河之上”亦即 *Sīāhāb* 或 *Siāb* 讹变而

① 第二个“河”字显系脱漏，但这与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无关。

② Thomas Watters, *On Yuan Chwang's Travels in India, 629-645 A.D.*, 1904, p.85.

来的。^①倘若我们暂且搁置时期和地点不论，那么音韵上的联系相当之接近。不过，地名 Afrāsiāb 从 17 世纪起才见于使用，因而我们毫无理由把这个词看成玄奘书中 *śiāp 河的原型。

目前尚无明快的办法解决玄奘书中的锡尔河名称，但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假设：当地土著将锡尔河称作 āb（义为“河”），玄奘据此记下其音，以汉字叶（*iāp）写之。

在此可以附带论及俄罗斯学者 S.G. Kljaštornij 曾做的考证^②，他说，古代作家说的 Jaxartes 只能是对该河中上游的指称，这个称呼在当地伊朗语和突厥语两大方言的逐渐同化中消失。Syr 是一古塞语名称，原用于称呼该河下游流域，随后却因 15—16 世纪乌兹别克人对中亚的征服而见用于整条河流。果若如此，参以地理方位，则玄奘在石国和窣堵利瑟那国听到的河流名字应当就是 Jaxartes 或它的某个派生词。

近来 Livshits 教授就 Syr Darya 的古名 Yaxart 发展出一种理论^③，他主张 Yaxart 为一粟特语词，从词根 xšar 而来，ya 是词首定冠词，tā 是阴性词尾后缀。Livshits 释词根 xšar 为“流、涌”。这种解释颇为诱人，将玄奘的叶（*śiāp）河语源讲通。不过考虑到韵尾不同，该词根与 *śiāp 的关系仍大是问题。毕竟，几无可能确定玄奘的叶（*iāp / *śiāp）河的原形。但没准还是如上假设的那样，玄奘仅仅是将当地人对河的称呼记录下来，并未做更多考证。

① The article “AFRĀSĪĀB” by G. A. Pugachenkova and E. V. Rtveldze, in *Encyclopaedia Iranica*; Э. Ртвелдзе, *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*. Ташкент, 1999, с.188.

② S.G. Kljaštornij, ИΞΑΡΤΗΣ – SĪR-DARJA, *Central Asiatic Journal*, VI, no.1, 1961, pp.24-26.

③ В.А. Лившиц, “Древнее название Сырдарьи”, *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*, 2003, No.1, с. 3-10.